

歷史空間

「垃圾文化」話古今

下允斗

垃圾，從字義上解釋，是指不需要或無用的固體、流體物質，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廢棄物。垃圾是人類活動的衍生物，在人類社會中，凡是有人群活動的地方就會產生垃圾。垃圾的歷史源遠流長，它不僅與人類歷史同步，人類從垃圾裡獲得的智慧也應運而生。

時代不同，對於垃圾的解釋也就有了差異，垃圾並非是無用的物質，在智者眼裡，垃圾也是寶貝。垃圾是一種再生資源，對垃圾循環再利用，讓它來自於自然回歸於自然，在回歸的過程中發揮良性作用，為人類做出點奉獻，無疑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情。

幾千年來垃圾處理的方式基本都是傾倒、焚化、回收、掩埋，隨着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，人類從垃圾中發現了奧秘，這個奧秘就是「垃圾文化」。「垃圾文化」單從詞義上來說它有兩個解釋，一種解釋是從垃圾處理過程中派生出來的文化，它是歷史文化的組成部分；另一種解釋是文化產品中的糟粕，這種糟粕也叫做「文化垃圾」。「文化

垃圾」有害於人類精神文明，有害於良好的社會風氣，須要像垃圾一樣進行無害化處理。

自古以來，垃圾與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法律以及社會文明息息相關，切不要因為垃圾讓人憎惡就無視了它的價值。就垃圾文化而言，它能折射出人類活動的軌跡，不同的時代，垃圾文化的提煉和歸納就不同，人們對於垃圾文化的認知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。社會形態決定着垃圾文化的發展，古今中外無一例外。歷史證明，人類歷史有許多是從垃圾裡發掘出來的，中國的安陽甲骨文埋坑、三國長沙吳簡的廢棄井、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，美國曼哈頓的印第安人沉船等等，都是從垃圾裡找到線索，填補了歷史的空白，這表明垃圾文化也補充了人類歷史文化。

據史書記載，中國古代重要的垃圾文化是「天人合一」。所謂的「天」指的是大自然，「人」指的是人類社會；「天人合一」指的就是人類要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處。隨着人口的不斷劇增和遷徙，人類聚居之地的生活垃圾越來越多，歷朝歷代為了解決垃圾的困擾，統治者都制定了相當嚴厲的律法。《韓非子·內儲說上》記載：「殷之法，棄灰於道者斷其手。」這裡面的「灰」就是垃圾，也就是說居民將垃圾隨意丟棄在道路上，就會被處以斷手的刑法。《漢書·五行志》記載：「秦速相坐之法，棄灰於道者黥。」「黥」就是在人的臉上刻字並塗墨，讓人後半生帶着永久的恥辱符號，這些刑法也相當嚴酷了。《唐律疏議》記載：「其穿垣出穢污者，杖六十；出水下者，勿論。」也就是說，唐代律法規定，隨便丟棄垃圾者杖刑六十下，監督不力者將一同獲罪。古代對亂棄垃圾者砍手、臉上刻字、杖刑，真可謂太不人道了，把這種嚴酷刑罰與垃圾文化一併研究，也是對歷史的負責任。

人類歷史本來就是一本教科書，垃圾文化的發展也伴隨時代而發展，社會穩定時期垃圾文化就積累得豐富一點，兵荒馬亂年代不可能有更多的積累。當今社會，各大城市對垃圾處理都很重視，已經



由垃圾堆填區改造而成的生態公園。 網上圖片

跳出垃圾圍城的時代，垃圾文化也賦予了新的內涵。作為一座城市，包括小鎮，垃圾處理已經上升到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的高度來對待，都有專門的地方法規，還有專門的保潔隊伍，從垃圾源頭到處理終端，都嚴格按照城市管理的法規辦事。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，農村那種髒亂差的狀況也得到了改善，群眾對垃圾文化的認可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。

筆者從農村來到城市定居，對城市垃圾分類收集見得比較多，很少實地考察過垃圾處理，對垃圾文化也是一知半解。近期，帶着新觀點，實地考察了兩個城市生活廢棄物處理場，接受了點垃圾文化的熏陶。

第一是本地的濟南生活廢棄物處理場，這個處理場建在城市遠郊黃河沖積平原的農村。建廠三十年來，從第一車垃圾的傾倒埋填開始，這裡已經堆積起一座方形山包。在山包的北端是垃圾發電廠，焚燒爐裡產生的爐渣被運進爐渣製磚廠，製作建築材料，形成了二次利用。山包的東面是新開闢的垃圾填埋池，用新技術對垃圾填埋處理，形成了焚燒和填埋雙軌運行。

濟南生活廢棄物處理場注重垃圾文化建設，他們把綠化好的垃圾山打造成為市民休閒場所，引來不少市民來此休閒，婚紗攝影也在這裡拍了一組組結婚照。在辦公區還專門建了市民體驗中心、垃圾文化研究中心、教學實驗基地，供市民親身體驗垃圾循環再利用帶來的益處，讓專家學者參與垃圾文化的發掘與研究。就是這個場子，還與大專院校合作，成了院校教學的第二課堂。同時，在中小學中開展了以垃圾為題的有獎徵文活動，讓學生們認識到愛護環境、珍惜資源、倡導文明的重要性。

第二就是杭州天子嶺綠色風行文化創意園，這個創意園建在了封閉的垃圾山上。杭州城區的垃圾是借用了近郊天子嶺的山澗進行填埋，他們把已經填埋地段建起了垃圾文化主題公園，成了市民休閒觀光、婚紗攝影的場所，還成為面向全國的垃圾文化培訓基地。走進創意園到處可見古今中外的垃圾文化元素，就好像走進了垃圾文化博覽園。杭州還與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垃圾與文化研究中心合作，連續舉辦了中外垃圾文化論壇，把垃圾文化融入到華夏大文化之中。

從上述兩個實例來看，今天垃圾處理的科技含量已經與發達國家沒有差距。客觀上，垃圾給城市帶來過臭臭味，但是從它身上提煉出來的垃圾文化也會給歷史留下一縷清香。時下，人們喜歡談及「文化」，垃圾文化雖不如食文化、茶文化、酒文化等能登大雅之堂，但它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垃圾多了並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忽視垃圾的作用，遵循垃圾來源於自然回歸自然的法則，實現垃圾與生活同步提高，垃圾與文化共同發展，那才是人類的明智之舉。

人類的發展進程日新月異，垃圾與時代同行，垃圾文化也伴隨着時代的步伐而不斷推陳出新。垃圾可以做填埋和焚燒處理，它本身蘊含的垃圾文化留在社會，造福於人類，必然會豐富人類文化寶庫，為歷史存留不朽的印記。

亦有可聞

書香

馮磊

據說，我家祖上頗有錢。我說這話，並沒有阿Q「我家祖上比你們闊多了」的理直氣壯。畢竟，周大先生並沒有說明早年老Q家究竟有多闊。至於我，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，所謂「頗有錢」究竟有錢到什麼地步，自己也不清楚。

我恍惚記得，祖母曾經說過，我們家裡起過高樓、養過兩頭牛和一匹馬等大牲畜，其他的什麼事統統忘記了。記得幼時，跟隨父親爬到屋子的小閣樓上去，閣樓上的欄板都是上好的杉木，上面漆着洋文。至於是德語還是英語，我們家沒有一個人知道。父親是國小畢業，祖父在農村是個咬文嚼字的人，但也僅僅讀過私塾而已。

我記得父親曾經從閣板上拎下來一捆捆的舊紙包，那紙包被丟棄在堂屋的地上，濺起很多的灰塵。撕開紙包，那是一些書籍。有的書本時間長了，翻開來會發現蠹魚，也叫做銀魚的，外面是一層薄薄的銀色的絲，裡面往往有一隻蟲子。長大了，知道這就是書蠹。

家裡有幾本書，並沒有什麼了不得。在一個靠賺工分餬口的年月，更有優勢的其實是敦實的莊稼漢：能幹，踏實，年底核算時的工分高，得到的錢就稍微多一點。多年以後，我才明白，家裡始終保存着那幾摞舊書的原因，大約不僅僅是那書燒了可惜、或者沒地兒放，更多的時候，大家都把這當做是生活的一種念想。

蠹魚是一種蟲子。《漢書·五行志》中說，「昭帝時，上林苑中大樹樹斷仆地，一朝起立，生枝葉，有蟲食其葉，成文字。」這種神奇的蟲子，大概是最早的專業作家。牠們專吃柳樹的葉子，吃剩下的葉子，就是最好的文學。讀過這種文字，我內心深處偶爾也會陷入某種遐想。比如說，讓我也變成一種蟲子，偶爾也吃吃滿漢全席什麼的，剩下的牙痕、飯渣就成為最優秀的小說，再後來稿費如滔滔江水綿綿不絕……這當然是狂想。

我知道是狂想。但古人卻未必這麼認為。從前的人，生活比今天粗糙，但內心絕沒有今人浮躁。他們知道「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」，知道人生苦短，應該珍惜。

我早年對於書籍的記憶，不外乎此。一堆故紙，夾雜着欹欹而下的灰塵，然後還有蠹蟲。所謂書香，也僅僅停留在字裡行間罷了。

好像梁實秋先生說過，從前的書，所用紙張不外毛邊連史之類，加上松煙油墨，天長日久密不透風自然生出一種氣味，似沉檀而非沉檀，更不是桂馥蘭薰，並不沁人心脾，也不特別刺鼻，名之曰「書香」。毛邊本我是知道的，五四時期，歐風東漸，魯迅兄弟將這種特別的裝幀形式引入中國。那時的一些讀書人，一邊喝茶一邊讀書，手裡捏着薄薄的手紙，邊裁邊讀，好有情趣。至於連史，在網上查了才知道，竟然是一種嫩竹為原料的紙張，原產於福建連縣，是極好的印刷用紙和篆刻愛好者的心愛之物。

從梁實秋的文字來看，他老先生也覺得所謂書香是言過其實的。至少，「書香」並不沁人心脾。真正喜歡香味的人士，完全可以去花卉交易中心或女士美容院尋訪。——讀書的時間久了，偶爾就會發現一些蛛絲馬跡：前人忽悠悠後人，從來是不遺餘力的。忽悠悠成功，就被人頂在頭上做偶像和鼻祖；有時失敗，也不過徒增幾分情趣和念想。如此而已。

我們的老祖宗連篇累牘地稱讚書香，無非是要後人記住：知識是可以改變命運的。這手段和猶太人把蜂蜜滴在聖經上讓小孩子去舐是一樣的，雖然初衷美好，卻未必就沒有善意的謊言成分在內。

我剛參加工作時，在城市郊區的一所中學教過語文。夕陽西下的時候，學生們欣欣然作鳥獸散，老師們要加班加點印刷試卷。當年，大家都使用鐵筆、蠟紙在鋼板上寫作試卷，連夜趕印，不能耽誤第二天早晨使用。有時畢業班的老師連續幾夜重複類似的工作，就是為了多準備一些講義。那時候使用的油墨，既無松煙，更無桂馥蘭薰的美妙氣味。但是，活兒幹完之後，蠟紙中飄散的淡淡甜味還是讓人感覺心曠神怡。



「書香」有些言過其實。 網上圖片

豆棚閒話

當觀畫魂

劉克定

收到湖南故舊聶鑫森先生寄來的新著《走進大匠之門》，凡三十五篇，介紹齊白石先生的藝術創作，「究其源流，索其文化含義，論其獨特的筆墨技法」，圖文並茂，具體明瞭，通俗易懂，既可仿學，也可藉以研究探討，深得齊畫的精髓。

我對齊白石先生是高山仰止，很為老先生的筆法古拙凝練所折服，書畫貴取意，先生落筆，胸有成竹，絕不隨意潑墨，魚蟲花鳥，用墨精妍，涉筆成趣，栩栩如生。

尤其先生畫作的題款，寥寥數語，可謂點睛之筆，比如他畫鸚鵡，羽毛艷麗，憨態可掬躍然紙上，而在畫的題款寫道：「汝好搬弄是非，有話不對我說」，真是精神盡出，令人讚嘆。又如畫墨竹，題款為：「此竹有數丈之勢，在尺幅之中，尋常眼目不知此意。白石並記」，其深意可見。《紅燭家鼠圖》題款為：「蠟燭光明如白晝，不愁人見豈為偷，白石山翁八十五歲並題舊句」，等等。

書畫同源，戲畫同類，人們對每一件藝術作品欣賞的過程，就是一次審美活動，也是與藝術品做情感和意識上的交流，在美學上叫做移情。比如戲劇演員把曹操演得好，有人痛恨，恨不得跑上台去殺了他，這便是「道德同情」，如果為曹操的好計鼓掌喝彩，讚賞演員演得很好，那就是「美感同情」。區分美學與道德倫理學的界限，在這裡就很分明。人際社會中，實用美學就常常與道德倫理和人生價值觀糾纏在一起。同樣，齊白石先生的鸚鵡圖，可以怡人，屬於美感同情，但一行精彩題款，則是道德同情，亦即畫魂，大師的手筆，大就大在此處。而觀畫者，當觀畫魂也。

筆法與筆意，靠藝術的修煉，而畫魂、境界，卻是別一種法門。板橋的「夜聞臥聽聽蕭蕭竹，疑是民間苦聲」，八大山人的「墨點無多淚點多，山河仍是舊山河。橫流亂世柳樹，年輕時武林細細描。」可見一端。

齊白石幼年聰慧，年輕時當過木匠、漆畫匠、刻花匠（在傢具上刻圖），而到成年至晚年，脫穎而出，一洗塵匠之氣，筆法、筆意、畫風發生變化，可謂栩栩然，蓬蓬然，超凡脫俗，儼然一鉅子矣。

此書作者聶鑫森，湘潭人氏，與齊白石先生同鄉，中國作協會員，湖南作協名譽主席，著述甚豐，孜孜不倦，亦擅作畫，逢年過節，蒙賜墨作。今又奉讀新著，行筆酣暢，堪謂構構，得獲畫畫，受益匪淺，感銘不既。



《走進大匠之門》 網上圖片

生活點滴

別情

一默

那一天凌晨，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，我懷揣着大學錄取通知書，告別親人，踏上了赴校的漫漫長途。姐姐特地從家裡起來為我送行——把正在生病的一歲的小兒子丟在家裡，來為我送行。

動身前一天的晚上，家裡人都到深夜才睡。本來，接到通知書後，一切都準備好了。可父親母親不放心，生怕有什麼東西落下了。母親說：「到了北京可不比在縣裡讀書……」說着，眼眶又紅了。

在父親的催促下，我和哥哥早就睡下了。——我們明天要早起去火車站。我躺在床上，哪裡睡得着？只聽見外屋裡父親、母親和姐姐的低語聲，和隱隱約約的嘆息聲。一時，外面又有雨聲，開始很小，後來竟漸漸大起來，雨點打在樹葉、竹葉上，「啪嗒」地響。一會兒，母親躡手躡腳地走進來，站在床邊看我；我便側身朝裡，很粗地呼吸，假裝睡着了。這樣靜靜地過了一會兒，又有了輕輕的腳步聲——母親吸着鼻子出去了。我就這麼睜着眼睛躺着，聽着這些聲音，想像着有生以來的第一次遠行，心裡很迷亂，不知是緊張，還是興奮，翻來覆去，把床板壓得吱吱叫。

不知何時才迷迷糊糊入睡，不知何時又迷迷糊糊醒來。窗外仍是滴滴答答的雨聲，和嗚咽似的風聲。外屋仍亮着燈。鼻息中是飯香、菜香。只聽母親說道：「把孩子叫醒吧。」

「讓他們再睡一會兒吧，早着呢。」這是父親的聲音。

「苦若苦這麼一回吧，趕不上車就麻煩了。」母親的話是無可奈何的。

父親把我們叫起。母親說，天下雨，路上恐怕不好走，不如早些動身，到學校再休息。

我們勉強吃了點早飯。兩個哥哥早已穿好雨衣，扶着自行車，在外面等着。父親執意要送我們一程，也拿着手電筒，在外面等着。

該動身了。姐姐幫我穿好雨衣。我站在門口，看着哥哥他們，他們在黑暗中看着我；回過頭來再看屋裡——

桌上的煤油燈，大概燈油快乾了，燈光漸漸地暗淡下去；搖曳的燈光下，屋裡忽明忽暗。母親坐在桌旁，一動不動，如雕塑一般；眼睛看着地下，定定地，無神地，一聲不吭。姐姐坐在母親身旁，眼眶紅紅的，也低着頭。

我的腦子一剎那變得非常遲鈍，血液似乎凝住了，腦海裡一片空白，什麼話也想不出了。好容易憋出一句：「媽，我走了。」

母親似乎沒有聽見，仍定定地看着地下。好久，才低低地應了一聲：「好的。」

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。我咬着嘴唇。姐姐也抬起頭，吩咐我：「到學校立即寫信回來。」

暗裡，再也沒有回頭。

我們上路了。那時才是凌晨四點多鐘，天黑得很，不時地有一股涼風吹來，雨不緊不慢地下着。旁邊是條小河，河水靜悄悄地沉在夢裡；河邊的蘆葦可在風中搖曳而且低吟着。

父親在前面領路，我跟在後面，再後面就是推着自行車的大哥、二哥。雨衣在身上摩擦着，發出令人討厭的「呼啦呼啦」的聲音；自行車的鏈條「咯咯」地哼着，似乎想唱一支歌，但總也唱不全——因為爛泥巴不住地黏在車輪上。

父親打着雨傘，在前面慢慢走着。手電筒的光束一閃一閃的；黑暗中，只看見他模糊的背影。但他的謹慎、小心便是黑夜也掩不住的。他走得那樣慢，腳步是摸索着向前的。每遇着一個小水窪兒，就用手電筒一照，示意我們繞過去。我並沒怎麼踩到水窪；他的腳上、腿上肯定濺了不少泥水了。

出村了。大哥對父親說：「父啊，你回去吧，不用送了。」父親抬頭看看天，說：「再送一程吧。」又在頭裡走了。

這時，我渾身突然冷起來，如掉進冰窟窿裡，直打哆嗦，牙齒咯咯打架，說不出話來。我回首望望村莊，村莊被夜的黑暗紗裹着，不肯對我露出真面目。朦朦朧朧的，倒有點讓人留戀。我想起了家中的母親，這時該在燈下垂淚吧？——我的牙齒響得更厲害了。

又走了一程。天漸漸亮了。雨停了，東方露出魚肚白。在哥哥們的勸說下，父親終於停下了腳步。

「我回去了。」父親看着我，說：「到校後立即寫信回來。」

我說不出一個字來。我的牙齒在咯咯打架，我盡力咬緊牙關，不讓父親看出來。看着父親往回走了幾步，忽然又停下來。

「路上小心啊。這土路上不能騎，就不要騎。到公路上蹬快點。」說完，走了。

看着父親遠去的背影，我想流淚，可流不出。我的身子在顫抖。

到北京後，我便趕緊給家裡寫信，報告我旅途的情形。不久，接到哥哥的回信。他在信中說：「那天送你後，回到家裡，父親便躺在床上大哭，我們也跟着流淚。我們長這麼大還沒見父親哭過，這是頭一回。……母親也病倒了。那些日子，她硬是擰着為你準備行裝，你一走她就倒下了。」過了些日子，父親又來信說：「你媽媽和我很不放心，問你現在在冬衣置全了沒有？」捧讀家書，淚光晶瑩中，我似乎又看到了暗淡的燈光下，母親無神的眼；和黑暗中父親模糊的背影……

我閉上眼，不敢面對這樣的眼神、這樣的背影……如今，三十年過去了，父親已經走了，母親也老了。可我總也忘不了那兩夜，忘不了父親的背影，母親的眼神……

詩意偶拾

雪夜一夢

楊天宏

陣陣輕雪響朱門，
疑有佳人來探尋。
身近好似秀清風，
眉如墨來目畫紋。
織纖玉手似托銀，
雙足輕輕踩白粉。
我欲起身看佳人，
無奈有夢更深沉。
夢中佳人應無恙，
天明雪霽一清晨。